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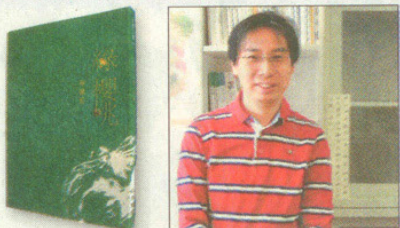
2013年3月12日 / 星期二



遂迷不復得路的旅人

徐國能談新作《綠櫻桃》

專訪◎言叔夏



◎作家徐國能及其新作《綠櫻桃》。
(言叔夏/攝影)

一 瑣碎的詩意

與上一部散文集《煮字為藥》(2005)的出版相隔七年，今年1月甫出版了新書《綠櫻桃》，令人好奇徐國能(1973-)這七年間都做些什麼去了？寒假結束的師大校園裡，上午10點鐘的光景，徐國能帶我穿越熙來攘往的文學院穿堂，進到僻靜的研究室。面對我的問題，他指著研究室桌上堆疊的論文，笑著說：「好大半時間都在處理這個！」

師大國文所博士班畢業，徐國能順利進入大學體系任教，是典型學院裡邊做研究邊創作的作家。徐國能說：「這七、八年的時間對我來說，是人生很關鍵的一段時間。博士班畢業、進入教職，結婚、生子，生活被種種瑣碎的事物填滿，能分給寫作的時間也不像過去那麼完整，所以《綠櫻桃》裡的篇章，很多都是這幾年間斷續地寫出來的。」彷彿生活的滴漏，在尋常日子裡結成一簇又一簇懸宕的鐘乳，《綠櫻桃》裡寫書房裡的夕照憶往，寫學院研究生生活的無聊，也寫家常街巷裡此起彼落的喧聲，皆是生活裡窸窣的細瑣。和《煮字為藥》、《第九味》時那種專注於文字或形式本身的風格，有了另一種更為流動且自由的沉味。對於這樣一部充滿「物件」琤琮聲響的作品，徐國能別有一番中年心境地說：「過了四十歲以後，人的時間感會變得跟二、三十歲時不太一樣，一方面你會被大量的日常現實所包圍，一方面，許多過去的回憶也會裂變得比之前更加厲害、更教人無從把握。你會覺得記憶裡的某些東西，真的是往很深的地方沉澱下去了，所以這本書的寫作也有點像是一種召喚，試圖透過生活裡一些微小的斷面，將流動的記憶與渴望捕捉下來。」

也因此，就如同《綠櫻桃》的書名所暗示的意象，徐國能說，就像小時候吃到的生日蛋糕上，總是點綴著一、兩顆現在看起來可能很廉價的綠色櫻桃，對童年的自己來說，那閃爍著寶石光芒般的綠櫻桃，卻充滿著無限想像的可能。「那當然是一種很不自然的顏色和滋味，可是對現在的我而言，回想起當時興奮的心情和渴望，那些破碎的時光和色調，就全都一起回來了。」

《綠櫻桃》以眷戀的筆觸寫這些生活裡的物事，以及其背後所拖帶的回憶和時光，面對四十歲無比現實的生命情狀，被細瑣物事包圍夾攻的徐國能，別有另一種看似矛盾、卻頗能自我排解的看法。

「學術一方面是我的工作，也是我的現實，而寫作其實是不太能夠抽離現實生活的。我比較傾向於在這些瑣事裡探詢每件小事背後深刻的意涵，將它們視做一種詩意的表徵，畢竟每個物件其實都是在反映自我的欲望、價值和追求，擁有它們自己的一套象徵體系。而如何將這些物件進行藝術化的處理，是我想嘗試去做的東西。」徐國能說。

二 現代主義的古典處理

藝術化的處理勢必牽涉到形式的問題，從第一本散文集《第九味》(2003)起，徐國能便以嫻熟且驚人的古典功力，鍛鑄出現代散文的另一套古典光譜。被鍾怡雯稱為「安靜而憂鬱，寫法非常徐志摩」、「傳統又極為現代，是嶄新的『徐氏風格』」，《綠櫻桃》裡有徐國能一貫經營的古典嫻雅色彩，無論寫軍旅、離情、下棋、寫六月的一場雨、枕畔書，徐國能從容而跌宕的筆法勾來轉去，卻總是無法不旁觸古典的詩情與旋律。問及《綠櫻桃》在美學處理上，是不是仍帶有古典主義的傾向？徐國能說：「在內容的核心價值上，其實我是非常現代主義的一個人。這部作品尤為明顯，都在處理的是片段的、失落的、不完整的記憶與欲望。」

也因此，《綠櫻桃》中借鑑了大量的古典意象，對徐國能而言，反倒是一種現代情境的表現形式。這和他在學院裡的古典詩研究本業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「我想我的作品可能不知不覺有受到楊牧或一些前輩作家的影響。我自己也非常同意楊牧所說的，關於古典和現代其實並不是一種絕對的對立、而是互相啟發的兩種美學。我自己也做古典詩的研究，許多古典的東西，現在讀起來仍然是非常前衛的，而許多現代的作品，內部其實也都還存在著古典的回聲。」

試圖在散文裡將古典與現代做軌道上的切換，也從事現代詩寫作的徐國能說，未來的寫作計畫是希望能寫出一些和台灣當今詩壇不太一樣的東西。

「我一直想寫的其實是童詩。在台灣沒有所謂童詩的傳統，一般都認為那是幼稚的、寫給小孩子讀的東西。可是在西方，童謠體早就自成一脈絡，那是需要有更多超越性的想像力才能駕馭的。」徐國能說。手邊仍有一部連載於《國語日報》、專門寫給青少年讀的散文集，還有幾個零星的寫作計畫，徐國能笑著說：「想做的事還有很多，只是年紀愈大，時間也被切割得愈零散。」面對現實與寫作的矛盾，徐國能謙虛地說：「只能一件一件來。」

三 遂迷不復得路

跨幅七年的《綠櫻桃》，書中有不少篇章都在描寫年輕時與妻子相遇於東海的年少情事。對於土生土長於台北市的徐國能來說，東海不啻是一個啟蒙的象徵。

「我的十八歲到二十五歲，都是在東海度過。你可以想像我這樣的一個台北人，忽然離家到那樣一個偏僻的地方，像桃花源一樣的場所。你的身體和心靈彼時可能都還沒有完全長大，還帶有那麼一點浪漫的態度。在校園裡，你可以只讀你喜歡的書，用很慢的速度散步、移動、發呆或思考事情，有時也會驚訝地發覺：原來活著也可以活得這麼閒！那是和台北這樣一個高度運轉的文化社會差異很大的地方。」徐國能說。

自言在東海時被養出難以擦去的浪漫本質，徐國能的文章其實更常出現一種浪漫主義式的節奏。「在東海時，我也讀楊牧寫東海的文章〈又是風起的時候了〉，那時身在其中，讀的時候沒什麼特別的感覺，可是幾年以後離開了那裡，又重讀了這篇文章，覺得楊牧真的寫出了整個校園的那種記憶的沉味，落葉的聲音，大肚山的顏色，就那樣隨著文字回到了我的腦海。」

也因此，中年以後的徐國能寫《綠櫻桃》，多得見的是這種浪漫本質與現實情境摩擦、撞擊所產生的憂愁情懷，「十年一晃，你忽然就不記得這十年裡你到底做些什麼去了。」十年後再想起大學時代的東海物事，徐國能不無感慨地說：「那真是遂迷不復得路。」

不復得路的年少記憶，是通往中年心境的腸曲，《綠櫻桃》所布置的世間細瑣，與那忽而前朝、忽而後世的縱橫交錯的現代與古典時間，不啻是一件又一件的路標，指向那早已失落的時間桃花源。而那些經歷過的途中風景，終亦在文字的巢穴裡，變成一個又一個意義的驛站，既是喻指，同時也是喻依；而偶做停留，便如同童年時停頓在某次生日的蛋糕上的，一顆飽含滋味的綠色櫻桃。